

怀瑜的家在苏州胡同，靠近使馆区东交民巷，以前洋人住过，房子已经按照洋房修改过，有电灯，抽水马桶，电话。四合院里四面的屋子，都由增加的封闭的走廊连接起来，所以在冬天，由这边房子到那边房子，不必走到外面去。东房用做书斋，由北边通往北房，北房由怀瑜的妻子和孩子们住。莺莺在西边有一个独院儿，微微靠后，在他妻子住的房子后面，有一个四扇的绿平门通过去。她那院子中间有一个喷泉。他和莺莺新近才搬进这所新宅子。怀瑜把太太和姨太太的屋子花了同样多的钱修理的，家具的格式也相同。饭厅在第二层院子里，全家在那儿吃饭。

床的问题比吃饭更为微妙。中间第二层院子的北屋，是怀瑜的书斋，大客厅，平时用不着。那里有一个小卧室，以前的主人用做客房，浴厕俱备，不过怀瑜从来没在里头住过。他在每月一日与十五日，住在妻子的屋里，其余的日子则都睡在姨太太房里。他太太带着最小的那对双胞胎孩子住。怀瑜说他自己要安静才能睡。这种安排完全是怀瑜决定的，大家谁都觉得满意。怀瑜的太太，名字叫雅琴，对于这样名分上的尊重，也认为可以。以前她听说丈夫要娶莺莺时，她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准备委屈求全，能太平无事就好。只要她能保住太太的名分，能做孩子的母亲，什么都不争，什么都可退让。

莺莺从姚家的宴会回来，颇不满意。那是她在亲戚之间初次露面儿，宴会上别人对她的看法，使她对姨太太的地位，深深的感受到了。不但太太坐上座，到场的所有的女人都对太太和太太的孩子说话，对姨太太多少都有几分冷淡。木兰姐妹对她很客气，但是不热诚；而且在莺莺做对联惨败之后，木兰就不再和她说话，她只好和素云一个人说话。她离开宴会时，心烦得厉害，自己都厌恶自己。妓女永远是孤立的个人，不惯于适应家庭中复杂的生活。她决定以后再不去参加那种性质的宴会。

所以到了家，她就进了自己的屋子，躺在床上，一直躺了一个下午。怀瑜问她有什么不对，她不回答。将近日落的时候儿，她说她要在自己屋里吃。怀瑜决定不去理她，让她的闷气自己消散吧。

仆人听说二太太身体不舒服，都来问候。厨子做了特别的菜送到她屋里来。

怀瑜一个月以前回到北京租这栋房子的时候儿，他带来牛家一个仆人，姓梁，为人机警精明，年纪是二十五岁，现在来做门房儿。老梁在北京长大，深知他现在当的这个差事的性质。他和别的仆人都知道主人的新宠是颇有名气的妓女，他们现在要讨欢心的是两位女主人，不是一个，当然新的更重要，而且不久，这两位女主人的势力就要分庭抗礼不相上下了。老梁出主意，说二太太屋里须要装一个电话分机才好，他这种善体人意，不久就赢得二太太的欢心。

众女仆都争着到二太太院子里去伺候，而莺莺却选中了老梁的妻子，自然有她的理由。老梁的妻子去伺候莺莺时，莺莺对她说：“我看你是个聪明人，我这样提拔你，你一定明白。你们两口子若是忠心好好儿伺候我，我会厚赏你们的。”老梁夫妇之外，他们的小儿子也帮着打杂儿，管买水果，买香烟等事，做事很伶俐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汽车司机，当然给莺莺开车的时候儿多，给太太开车的时候儿少，因为她很少出去。莺莺带来了她的丫鬟蔷薇，蔷薇跟她已经有年，所以在她房里出出入入，是满有重要身分的。全家只有正太太的老用人丁妈，对她的女主人是忠心耿耿的。

那天下午，快近傍晚了，莺莺的院子里，就颇为忙乱，因为大家都争先恐后像伺候女王一样去伺候她。蔷薇传布命令，没人敢反抗她。厨子平日傲慢无礼，也去站在门外，接受蔷薇的命令。只有丁妈没有在这位新宠的院子里露过面儿。

莺莺叫老梁。老梁来了，到了卧室的门口儿，她叫他进去，老梁畏畏缩缩的向前走了几步，迈进了门坎儿。他看见莺莺躺在床上，半盖着身子，他不敢抬头看，毕恭毕敬立在那儿，眼睛看着地。

莺莺说：“老梁，我有几件事情要跟你说。来拜访老爷的客人越来越多。你知道，老爷现在这个身分，他不能谁来就见谁。有谁来了，先来禀报我，我决定见不见。再者，你必须要有适合你身分的制服。客人来了，必须有专人管茶水，送毛巾。这个我留给你做。不管事情大小，必须有一个首脑儿人负责任。不然，有什么事要做，你让我做，我让你做，那就全乱了。不能再像从前那个样子。”

老梁回答说：“是，太太。您吩咐得对。我原也这样想。人多口杂，没有一个头儿来管。

您说做件制服，我想起来了。昨天我想买几个花盆儿，就很难办。丁妈不肯向太太要钱，我什么也就办不成了。”

莺莺很泼辣的说：“我没想到事情会糟到这个地步。你若听我的命令，你想有谁敢不听你的话？”

“那当然没人敢，太太。只要您传下将军令，小的一定遵照您的吩咐，担保把事情做好。在我们牛府上，小的只知道有一位太太。”

莺莺微笑说：“老梁，你真会说话。但愿能言行一致。我要用的是个忠心的仆人。我向来对我的人都有厚赏。”老梁回说：“我得夫人恩宠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您若降恩差遣，您就吩咐小的一件事，您就看得出我老梁是不是不识抬举，是不是知道感恩图报。”

莺莺大笑说：“难道你的意思是，我若万一叫你去杀个人，你也肯去？”

“不是，夫人，那小的不敢。”

莺莺微笑说：“过来。”老梁小心翼翼的向前走了几步，踟蹰不敢再往前走，但是莺莺叫他到床前去。莺莺从头到脚把他端详了一下儿，说：“比如说，我发下一支令箭，命令你做全家仆人的总管，你怎么报答我？”

老梁就像将军得到皇帝的圣旨一样，双膝跪下，噗咚噗咚向夫人磕了几个头，他说：“夫人这么抬举小的，小的一辈子有了依靠，小的老婆和全家都永远向您效忠尽力。”莺莺说：

“起来。我会跟老爷说。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做。但是……”她用雪白的手做了个姿势叫他再往前走，要在他耳边低声说话，所以老梁必须走近。老梁看到这种阴谋诡计的样子，非常紧张。莺莺说：“你知道那个丁妈。她是这个家里的老人，现在渐渐端起架子来了。她是大太太的仆人，我不愿用多管事。”

莺莺在老梁耳旁吩咐了他要去做的事。

晚饭之后，怀瑜来看莺莺好了没有，并且问他自己是否那天晚上到大太太那边儿去睡，因为那天是十五。

“你若是生病没好，我就明天再过去。”

莺莺说：“你到她那儿去吧。我并没有什么真病。这儿也有人伺候。叫我好好儿安静一晚上吧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怀瑜又问：“你是不是跟我生气了？”“不是，不是跟你。坐下。我想跟你说话。你要不要听？”

“小心肝儿，当然要听。什么事？”

莺莺说：“我当初到你们家来时，我指望这个家真正像个家，平安无事，井井有条，像个做官的人家。在这几天看来，简直是乱七八糟。有的用人听这位太太，有的听那位太太。真有什么事要做了，反倒没有一个人做。圣人说：‘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’。每个仆人的职责要划分清楚。得有一个人当权主事才行。”

怀瑜听了心才放下去。他说：“是这件事吗？你知道，雅琴不能管家。家里一直就是这个样子。你来管这些下头人怎么样？”

“不，你错想了。我没有工夫儿管这些用人。我只是想要有个头儿来管他们。比方说吧，像老梁，我看他可以。不然，你这边儿下个命令，叫一个仆人向东，那边儿又下一个命令，叫他向西。我想老梁人很好。”

怀瑜说：“就照你这个意思办吧。”所以第二天早晨，他就下命令，教老梁总管家事，别的男女仆人，一律听老梁吩咐，一切零用杂项费用由他决定。结果是，大太太开始感觉到有些小烦恼。她每找一个仆人，那个仆人总是忙着没有空儿，而丁妈必须要烧水沏茶，若是大太太需用东西不愿久等时，甚至于还要派丁妈自己出去买东西。

丁妈很生气，对家里这种新情况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她跟太太雅琴已经六、七年；她帮忙把孩子们拉扯大，帮着太太度过多少难关，所以她就犹如雅琴的母亲一样。因此，她一向是家里最有地位的用人，而太太什么事也都听她的话。她带着孩子去逛公园；若请客，她帮着安排菜单子。现在这种权利被剥夺了。又多了个蔷薇，她在家里横冲直撞，跟本不把丁妈放在眼里，而且她开始指派丁妈去做事。丁妈不服，反抗她，吵过几次。大太太弄昏了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一天，丁妈哭着到大太太面前，当时莺莺也在。原来她要出去买东西走出大门时，对家中的事情她发了几句牢骚。偏巧让老梁听到，打了她一个嘴巴。丁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：“太太我不能在您这儿做了，他们都跟我作对。老梁，他家的，蔷薇，联合在一块儿讨好二太太。别的下人，看见老梁有力量，能够向二太太说话，当然都去讨二太太好。司机愿给蔷薇开车出

去办事，我找他干什么都不行。您看，咱们落到这步田地了。真是俗语说得好：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。”

牛太太把老梁叫来平息这种争吵。老梁来了，不是一个人，把他家的和蔷薇也一齐带来了。

老梁说：“太太。家里有这么多仆人。老爷派我管着他们。他们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做。只有丁妈不肯听我的话，仗着她资格老，比我来的早。我跟她说话，她连理都不理。我们都是伺候老爷和两位太太的，她为什么就特别一点儿？”丁妈哭着说：“叫你做总管就是教你打人吗？”但是丁妈还没来得及往下说，蔷薇就插嘴说：“你顶好少开口吧。我若把什么都说出来，那就不好听了。”

老梁家里说：“咱们要算旧帐，索性算个一清二白。要说的话可多着呢！她说我们什么话，倒没关系。她说太太的话，可太不中听。”

蔷薇说：“是啊，我听见她说二太太是狐狸精。”

丁妈说：“我没说。”

蔷薇说：“你说了。厨子也听见了。”

老梁说：“你若想辞工不干，我们也辞工不干。”莺莺刚才一直不说话，静静的听着。现在说：“你们都不听管教。要知道，丁妈是家里的老用人，什么事都要让着她一点儿。丁妈，我不知道他们说你说我的话，是不是真。我是不是狐狸精，与你没有关系。你的眼睛不要让米汤粘住，眼睛要放亮一点儿。你们用人之间说什么话，做什么事，只要不沾我的边儿，我都懒得管。”

莺莺又转过脸去对大太太说：“姐姐，这件事闹得也太厉害了。不过，今天我不想把丁妈怎么样，就这么过去算了。可是以后不能老是这么吵哇闹的。不管在哪一家，大家都应当尊重一个管事的。比方叫丁妈做个管事的，我想她得不到大家的尊重，大家也不会听她的。所以，若是她还打算在咱们家做，她必得和别的人处得来，也让家里消停一点儿。您说怎么办？”

大太太没料到二太太有这段话，当时只说：“你们都听见二太太刚才说的话了吧。谁也不要说辞活不干。大家要相安无事才好。”

老梁打了丁妈的嘴巴，主人并没有命他向丁妈道歉，而且不知为了什么，过错儿都落在丁妈身上，而且在每个人眼里，丁妈似乎并没被治以当得之罪，反倒是由主人从轻发落。

老梁这一党是大获全胜了。

怀瑜听到大太太和二太太说这件事时，他认为莺莺很够宽大，他认为丁妈说闲话，嚼舌根子，把她狠狠的骂了一顿。由那天以后，丁妈的地位很快就保不住了。老梁对她是一副鄙视嘲笑的态度。有时到吃晚饭的时候儿，偏偏差她出去买东西；回来时，往往发现别的仆人早已把饭吃光。她很气恼，有一次派不动她，老梁又打她嘴巴，并且说：“去告诉太太，干什么不去？到时候儿大家一齐滚蛋。”

丁妈哭着去见太太说：“我不能在您这儿做了。”太太说：“丁妈，你不能走。孩子们都离不开你呀。”丁妈坚持说：“没办法。我也顾不得这八块钱一个月的饭碗儿了。我宁愿去挣一月三块钱，落得个平安心静。不过，我只为您担心。我走了之后，您的处境可就更难了。”

她拿布衫的下摆擦了擦眼泪，大太太和她相对而泣。孩子们听到丁妈要走，也都哭起来。

丁妈刚走，老梁家的就推荐她的表妹，来伺候大太太。大太太和孩子们开始觉得四周围充满敌意仇恨，甚至于在新来的这个李妈面前不敢说什么话。父亲和孩子们越来越疏远，孩子们心中暗恨莺莺。母子之间对这位姨太太怀恨在心，常常密谈，这样，母子们越发相依为命。那些密谈成了母子之间的乐事，是雅琴和孩子们后来永难忘怀的事。儿子们不仅是怕父亲，而且因为他对母亲冷落，开始恨父亲。每逢父亲和莺莺一齐到天津去不在家时，他们才觉得精神轻松自然，才觉得快乐。

现在莺莺对付男人是训练有素，得心应手了。甚至她有病在身时，也能使男人觉得乐不可支，她若是没有病痛，她能显出一副病容，仿佛有病在身。她越是显得身体有病，她的魔力越不可抗拒。在宴会上，她能做出一个成熟高雅的夫人模样，在大官儿面前她显得很有身分，以从容不迫雍容大方的态度和她们周旋应酬。她只要一换衣裳，再换一副表情，她就像一个娇小玲珑天真无邪的少女。男人既喜爱少妇，也喜爱少女。但是莺莺知道少女投男人之所好，对怀瑜尤其更是如此。约略来说，这两种不同的差别，主要在发型风格的不同。她的头发若梳起来，穿上裙子和高跟鞋，她就是社交上迷人的少妇。若是把头发梳成辫子，在家穿个坎肩儿和

短裤，再穿一双拖鞋，她就像年方二九的少女，其讨人喜欢，竟会叫人丧魂失魂。

一天傍晚，她正是在那种幼稚般的心情之下，仰卧在床上，红坎肩儿上头敞开，好像心里有什么事情忧虑。懒洋洋的嚼着梨，若有心事，却是欲语还休。手里拿着吃剩的一半儿，胳膊伸在床上，嘴里却停止咀嚼。

怀瑜看见她那丰满雪白的双臂，令人摸起来那么滑润，辫子垂在胸膛的一边，她斜倚在柔软的枕头上。怀瑜闻了闻她身上的香味，知道自己在人世间所喜爱者，未有过于此妖姬者也。于是云雨之念不觉勃然而兴。但是她转过身子去说：

“不要。”

怀瑜一边把她手里的半个梨拿开，一边问她：“怎么了？”她伏身在怀瑜的怀里，躺在那儿，一言不发，眼睛眨动着。她此时已经丧失了平日自高自傲独断独行那种硬气，全像一个安静可喜的小孩子。

怀瑜摸不着头脑儿，问她说：“你心里想什么呢？”

她懒洋洋的回答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跟我生气了？为什么？”

她坐起来一点儿，她说话时，和怀瑜在宴会上所见的那样成熟的妇人完全不同了。以一种温柔恳求的腔调儿说：“不是跟你生气，可是和跟你生气也差不多。你从来没给人做过妾，你不知道做妾的味道。那一天在曾家的宴会上，人家都敬的是你太太，可不敬做妾的，我在人眼里就犹如一个‘四不像’。做太太的偏向着做太太的，就像‘官官相护’一样。现在我知道当初错了。看起来，毕竟是一夫一妻双飞双宿好。”怀瑜说：“你要我怎么办？雅琴毕竟是我孩子的妈呀。你不是要我和她离婚吧？”

“我并没有让你跟她离婚。但是天理良心！谁都愿意跟别人一样，站得直，坐得正。以后我可不要再在人前去丢脸。你肯听我的话吗？”

“你叫我怎么样都可以。”

莺莺的手指头摸索着怀瑜胸膛前的扣子，似乎不想急着说出要说的话。她的纤纤玉手在怀瑜的胸膛上漫无目的摸来摸去。怀瑜看见她那么文静，那么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就把她抱得更紧一点儿。怀瑜男人的自尊自重的面子，得到了满足，于是说：“宝贝儿，你想办什么我都替你办到。我是一家之主，我是一心要让你快乐。”

这时候儿，莺莺知道，她已经把怀瑜这个男人征服了，就抬头看着他的脸说：“我知道我要干什么，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办得到。”

“告诉我。告诉我。我担保办得到。”

她坐起来，也命令怀瑜坐起来。她说：“现在坐在这儿，不要乱动，听我说完。”她用最有训练的闲谈方式，既含有女人的温柔，又有坚决的强硬，以能把男人化做绕指柔那般高明的快慢，接着往下说下去。

她说：“老大，我选定要嫁给你，是相信你可以做个终身的依靠。相信咱们一同携手，可以大有成就。你应当知道，我的处境太不容易。若让我以后再不受人污辱，只有在三种条件之下，我才跟你在一起。你答应不答应？”

怀瑜弄不清楚，他说：“我不知道你提的是什么条件，我怎么答应？”

莺莺说：“我要你答应。不要问。你答应了之后，我再告诉你为什么。”

“好，你说吧。”

莺莺开始说：“第一，至少在外面交际应酬上，我必须装做是你正式婚配的太太。我不能再忍受和那个女人一块儿出去。第二，在家，钱和仆人通通由我一人管。每月我给雅琴一笔固定的钱过日子。一个家不能有两个头儿。几个仆人听这个太太，另几个仆人听那个太太，那怎么可以？她若不找我麻烦，我会公公道道对待她。”

“第三个呢？”

“不要打岔，等我说完。汽车听凭我用。这个样儿，咱们可以过得很快乐。不久，你就会知道我对你会有多大的好处。

现在回答我这三个条件。我再告诉你其余的。”怀瑜轻松的笑了笑，说：“我的好太太，我是唯夫人之命是从的。我答应这三个条件并不难。第一个容易，因为她并不喜欢在外头去应酬。用车的事是件小事，我并不想把你关在家里。第二，关于管理仆人，他们已经由你管理了。但是你管钱，那不是你把我也管住了吗？”

“不用怕。你答应不答应？以后，我再跟你说。”

“你要我答应你管钱干什么？”

“我那样儿才高兴。没别的。”

“我答应了，不过这是家事。我都答应了，你对我有什么奖赏？”

“我会叫你快乐。都答应了，是不是？”

怀瑜说：“都答应了。”

莺莺在怀瑜的嘴唇上长长的吻了一次，因为她知道她现在控制住的这个男人，为了实现她的野心，是个很有力量但又柔顺好用的工具。

莺莺说：“你这个人有智慧。说实话，你会看到我莺莺可以和你共大事，对你有好处。自从十六岁，我就想结婚。可是我遇见的男人都是又胖、又老、又蠢，不过他们有的是钱，不然就是追欢寻乐没有头脑的年轻人。我若是只图金钱，只图舒服，我老早就嫁了。有时候儿，我也遇见不错的年轻人。我和一个年轻人真正发生了爱情，爱得发狂，那时候儿我十八岁，但是他不敢娶我。他答应娶我，后来连一句话也没说就溜走不见了。我想他一定是个有妇之夫，而他太太又是个母老虎。我吃不下，睡不着，一直想他，到后来只好听天由命，放弃了他才完。再往后，我心变狠了，专找又老、又胖、又蠢的，只要他们肯大把的给我钱，肯给我买珠宝买礼物，我不再想嫁人。他们要什么，我给什么，但是他要付得出价钱。男人是怪东西。女人越不喜欢他，他越穷追不舍。等我把爱情两个字忘光之后，对付男人就更容易，于是想巴结我的人就越多。可是，最后，做歌妓的总会想到自己的将来。我曾经想，有一天，攒够了钱，嫁一个石油商人，安定下来，过一个小家庭生活，收养几个孩子。但是，你知道，花费太大，我挣的钱，又都从手里花了出去。我实在不能一边儿节俭花用，同时还保持豪华的气派，若是老顾面子，就得老是欠债，也不得不从有钱的老笨蛋身上去找钱，才能过五月节，过八月节。后来，你去了。我心想我和你携手共事，可以有点儿成就，我希望我没有选错。

“我现在要求你答应这些条件，都是对你有益处。咱们若是想飞黄腾达，就必须通力合作。家里必须平安无事，不叫人心烦才行。若打算在外面大有开展，在家里就必须二人同心。第二，你要知道，我不是到你们家来只图过舒服日子。若真如此，也就不必提那几个条件了。你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做官的要想起来，必须经由女人，比如姐妹，太太，姨太太。政治就是社交应酬。对这种事我看惯了。我帮助几个人求过官职，全凭在枕头上几句话。比方说，你得现在这个差事，是由于大学士的三姨太太的五弟的关系。我可以直接去见他三姨太太。这就是我要为你做的，要在社会关系上去帮助你。我若天天在家为仆人的事情操心，又以情妇的身分出去应酬，那我怎么帮助你？我必须把身分提高，使身分和为你做的事符合。你若是当了京兆尹，或是天津市长，有钱有势，得好处的不是你自己的老婆孩子，还能轮到别人？”

怀瑜聚精会神的听，非常感动。他说：“妙哇！什么事你都想到了。我的心肝儿宝贝儿啊，人长得漂亮迷人，又聪明有心眼儿。我想我是红运当头了。”

莺莺用手指头指着怀瑜说：“不过还有第四个条件。你要小心！那就是除去我之外，不能再有别的女人。”

怀瑜斩钉截铁的说：“有你在我身边儿，我用不着别的女人了。”

由那天起，莺莺常常和丈夫两个人出去，再没有怀瑜的正式妻子雅琴跟着。由于莺莺的名气，社交经验，灵活的手段儿，许多做官的，姨太太，都欢迎她，争着和她深相结交。在家，她高高在上，仆人们对她争相取悦。太太太反倒成了管家婆，指挥厨房准备饭食，和办理其他家事，但是都听命于莺莺。

此后不过几天，素云来看莺莺。

莺莺对她说：“你应该在家里接个电话。我没有电话简直不行。有电话彼此联络多么方便哪。有时候儿打麻将找你也设法儿找。有事情一打立刻就通，而且在晚上咱们也可以多一块儿出去几趟。”

素云回答说：“这不用你说。谁不想安个电话呢？可是我不像你，一家的主妇。我什么事都要公公婆婆准许才行。我要出这个主意安电话，一定遭驳回。你知道那个小狐狸精，现在家事都由她管。”莺莺知道她说的是木兰。素云又接着说：“我真羡慕你！你完全自由，愿跟丈夫上哪儿就上哪儿。你若是在一个大家庭过，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了。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搬出来呢？”

“我倒是也想过，可是不那么简单。老大和老三常常一块儿嘀咕我，我一近前，她们俩就不说了。我除去和我自己的丫鬟们说话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我那个死笨的男人哪！他给全家挣钱，还是挨骂，荪亚什么也不做，反倒受人高看。我想分财产，搬出来自己住，一个小家庭，像你一样。可是经亚不敢说，他说不行。”

“你不能叫他们分家吗？”

“公公婆婆还都活着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哎呀！你真老实！想办法叫他们赶出你来，才称了他们的心愿，这样不也就达成你的心愿了吗？”

“但是你知道不行啊。若是能办到，我自然乐意。可是家家有规矩。大家庭是怎么个样子，你全不知道。”

“好了，你要干什么，就干什么。自己要弄清楚自己的事。

不能浪费青春。不能讨好别人，反而糟蹋自己。”“我但愿能有你这番勇气。我得先把那个没出息的男人说服才行。”

“你是女人，若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能对付，不就太笨了吗？”莺莺于是放低声音说：“你看我怎么做的。我都叫你哥哥听我的话，把全家的事都交给我管了。你看以后吧，若不然，我就把莺莺两个字倒着写！”

“我今天来就是来说我男人的事。我相信你和我哥哥就可以提拔提拔我这个宝贝男人。倘若事情特别的糟糕，我们不能和家里分开，也该想办法给他在天津或是别的地方找个事做，我也就可以离那个人间地狱了。”

“不用发愁，我可以想个办法。一个油矿管理局就要成立了，是用的美国钱。标准石油公司有计划在山西省探测油源。你哥哥现在就正做这件事，也许他能给你丈夫谋一个差事。”素云说：“可是他不是工程师啊。他怎么会懂得油矿的事情呢？”

莺莺大笑说：“哎呀，傻瓜！那脏兮兮的事情才是工程师做的。你以为你哥哥他懂什么油矿吗？”

素云说：“不管怎么办，我一定要离开那个狐狸精。你亲眼看见了，她向曼娘的母亲敬酒的时候儿，她把我挖苦得好厉害。她那根舌头！不过，我真是没法子找话对付她。她知道怎么讨公婆的欢心。她正在用家里的钱讨好用人。用人榨取钱用，她不是不知道，她可不说一句话。”

“我觉得姚家姐妹俩都不容易对付。姐姐尖刻聪明。妹妹沉稳老练，比木兰还可怕，我一看见她，我就觉得……”

电话铃响了。莺莺拿起床旁的听筒说：“喂……陈奶奶……噢，是您哪！今儿晚上打麻将……好……我准到。”莺莺把电话放下说：“你看，多方便！是陈五少爷的太太约人今儿晚上打麻将。你顶好和我一块儿去。”陈五少爷就是大学士三姨太太的五弟。

“我不像你那么自由。我得先向婆婆请示才行。”“说的就是啊。你非出来不可，不然就闹翻了天。不久，他们就会乐得让你搬出来。”

素云说：“可惜我没有你这份儿勇气。”

莺莺说：“你也有。”

素云这次回家，对事情有了一个新的看法，也有争取自由更大的决心。她向婆婆请求那天晚上出去一趟，出乎她意料，婆婆立刻答应了。一点儿麻烦也没有。

素云跟莺莺出去的时候儿越来越多，有时也有丈夫经亚，有时候儿没有他。素云尤其以坐莺莺的汽车为无上乐事，而且晚上回去得晚。素云的汽车使曾家特别注意，因为曾家用的还是马车。素云不敢提出叫曾家买汽车，可是她确实提出了安电话。她说得很有道理。怀瑜家有电话，咱们曾家为什么不安电话？但是曾先生恨电话这种洋东西，破坏家中生活的安静。在这件事情上，素云却得到木兰的支持，因为姚家也有电话。木兰提出这件事，说是她的意思。曾先生不置可否。电话终于安上了。木兰常和莫愁、阿非、她父亲通话，却不和她母亲说话，只有别人叫号码儿接通了之后，她母亲才用电话。素云和莺莺常常一说就说半个钟头。所以一有素云的电话，仆人们就知道是莺莺打来的。

此后不久，怀瑜在新机构油矿管理局弄到一个差事，同时仍拥有旧职。他也给经亚谋得一个职位，每月大洋五百元，可谓肥缺，再加上交际费六百元。这个待遇很好，曾先生答应儿子随同怀瑜到山西，在太原油矿管理局做事。

丈夫不在家，素云得到离开家的好机会。她向婆婆请求回娘家多住些日子。她感谢莺莺，使她得到前未曾有的自由，也得以在社会上广事交游。莺莺也常去天津住，但是不肯住在牛家。牛家公婆也并不要约束像莺莺那样的儿媳妇，莺莺再三说，她丈夫事业都是由于她社交的结果，而她自然应当独立不受约束。她说她的应酬交际比以前更多，而饭店是客人酬酢最方便的地方。随时事事有人伺候。其实这不算什么新鲜，因为好多在租界住的中国做丈夫的，家中虽是简陋的房子，在饭店则生活豪华。在饭店里谁也可租房子打一夜麻将；作家在饭店租一间房子写文章，省得在家孩子啼哭使人不得安宁；商人在饭店设办事处，谈生意；政客在饭店开

房间勾结纳贿；娼妓长期住在饭店接待嫖客。饭店里永远热闹。在饭店可以喝茶、喝咖啡、吃西餐、吃中餐、抽鸦片、玩女人，不分昼夜，随时都可以，有抽水马桶，搪瓷浴缸，白磁砖的浴室，总是那么漂亮干净，热水老是那么方便。饭店真是租界里使人心荡神迷的生活缩影。

素云对天津租界的生活爱得入迷。她每天每夜都去看莺莺。在饭店里钱像水般的流，素云看得目眩神荡。过现代生活多么惬意，床头有电话，睡弹簧铜床，床头上有镜子，躺在雪白的沙发上，冷热水随用随有，有仆人接受差遣，只听吩咐，不发问题。这儿是太好了。

---

一鸣扫描，雪儿校对

---